



〔意〕尼科莱·理宁 著
杜舜年 译

西伯利亚 训诫书

重庆大学出版社

SIBERIAN
EDUCATION

西伯利亚

训诫书



〔意〕尼科莱·理宁 著
杜舜年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SIBERIAN EDUCATION by NICOLAI LILIN
Copyright: ©2009 BY GIULIO EINAUDI EDITORE S.P.A., TORINO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Giulio Einaudi editore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1 Chongqing Shuang'a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伯利亚训诫书 / (意) 理宁 (Lilin, N.) 著; 杜舜年译. —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5624-6338-2

I. ①西… II. ①理…①杜… III. ①自传体小说-意大利-当代 IV. ①I54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84359号

西伯利亚训诫书

XIBOLIYA XUNJIESHU

[意] 尼科莱·理宁 著 杜舜年 译

策 划: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编辑: 李佳熙 版式设计: 何海林

责任校对: 谢 芳 责任印刷: 张 策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邓晓益

社址: 重庆市沙坪坝区虎溪大学城重庆大学 (虎溪校区)

邮编: 401331

电话: (023) 88617183 88617185 (中小学)

传真: (023) 88617186 88617166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邮箱: 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三达广告印务装璜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4 字数: 290千

2012年01月第1版 2012年0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6338-2 定价: 39.8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恶之花

——读《西伯利亚训诫书》

□ 魏 真

曾经听著名作家章诒和女士谈起过俄罗斯。她用异常华美、诗意盎然的词语形容那里的原野、河流、教堂、涅瓦大街、冬宫、皇村……特地举台湾女名嘴陈文茜之口说，跑遍世界，最神往难忘者，唯俄罗斯，那个辽远寒冷刚获自由眼神迷离的国度。

那时，我和一帮人坐在重庆南滨路一家餐厅宽敞的露台上，四周绿意盎然，铺着格子桌布的桌上，花茶散发出淡淡的清香。章诒和是学戏剧的，她偶尔适度的夸张表情和温婉到极致的盛赞语调，让人感觉意蕴悠长。就是在这样的情景下，我想起了多年前看过并深深为之震感的俄罗斯风景油画，那是列宾、列维坦的《伏尔加纤夫》《暴风雨》和《深渊》等一系列作品。俄罗斯在我印象中就是列维坦画笔下苍茫的森林和邈远的原野，以及克拉姆斯科伊为“荒漠中的基督”抹上“第一道晨曦”时手指颤抖的心情。

“上帝就像俄罗斯一样忧郁，上帝也一直注视着俄罗斯”。俄罗斯似乎很遥远，但我们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人对俄罗斯并不陌生。毫不夸张地说，俄罗斯承载了我们贫瘠又丰饶的精神家园，列夫·托尔斯泰和帕斯捷尔纳克，普希金和茨维塔耶娃，无不引领着我们一步步走向那忧伤但决不黯淡，一如冰凝雪积的灵魂的国度。

当然这带有那个时代特有的浪漫想象和纯精神的爱恋，我承认，越在意向上临近俄罗斯，这个横跨欧亚的斯芬克斯就越加遥远、陌生、神秘。走进《西伯利亚训诫书》，就走进寒冷的荒漠流放地，走进暴力、血腥、冷酷、荒谬的现实世界，从那些如人间地狱般不可解也不可忍的一幕幕场景，我看到了一个帝国的劫难与创伤，看到人性的善良在邪恶面前的无助，这种彻骨的寒冷让人有一种想逃离却又不得不驻足的感觉。

《西伯利亚训诫书》打开了另一扇门。我不知道这是一扇地狱之门呢，还是一扇真实而冷峻的生活之门？深入到人性邪恶的深渊，我们看到的难道仅仅是绝望吗？

“在西伯利亚社会里，你在很小的时候就要开始学习如何杀戮。我们的生命哲学与死亡的距离很近；孩子们被教唆去夺取某人的性命或让其陷入死亡，是绝对可以接受的事情。”——这就是西伯利亚的罪犯训诫书。作品以其高超的叙述和照

相现实主义一般的呈现，为我们描述了西伯利亚，乃至整个俄国独特的生存环境与传统下的善与恶。要成为西伯利亚罪犯，必须具有这样的价值观念：尊重、勇敢、友谊、忠贞。当这些西伯利亚孩子仅仅五六岁的时候，他们就显露出非同一般的坚毅和果敢。这些底蕴深厚的价值观念对孩子们生存能力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学习如何杀戮，如何赤手空拳与西伯利亚的其他生物进行抗争。书中，作者意味深长地说：“现在，我才觉察到西伯利亚文化对我性格塑造之深。”

但这并非仅仅是一本充满邪恶和暴力的小说，人性在这个时候充分显示出深井一样的“不测之深”。当你走进西伯利亚罪犯的领地，你从那一个紧接一个的斗殴、杀戮、监狱、死亡，残酷、血腥、黑暗的场景中，冷不丁就会被这些手段毒辣却又充满强烈宗教救赎意识的西伯利亚帮的罪犯们为友情、为亲情、为爱情而付出的代价所感动，这些溅血的代价如恶之花盛放在西伯利亚广袤的冰天雪地里。在这里，天使是那些有缺陷的男孩女孩，作者在这里赋予了“缺陷”浓浓的世间温情，赋予惨白的心灵一些若有若无的爱情。

作者尼科莱·理宁是一名意大利籍的俄国人，这是他的自传体小说，描写细腻，语言精准有力，故事叙述就像是一部真实到令人发指的纪录片，却惊心动魄。这部小说即将由意大利著名导

演加布里埃尔·萨瓦特瑞斯拍成电影《西伯利亚教育》。曾凭借《地中海》摘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意大利导演加布里埃尔·萨瓦特瑞斯执导该片，并与意大利著名性格男星约翰·马尔科维奇合作。

卡夫卡说，“我觉得我们应该阅读那些伤害我们和捅我们一刀的书”。即便如此，俄罗斯依然是旧日心中永远的俄罗斯，那里有高加索的积雪、西伯利亚的原野，墓地上空的流云还在飘荡，教堂还在敲响悠远的钟声……

是为序。

2011.8.5

一些人享受生活，一些人忍受生活；而
我们，与生活战斗！

——西伯利亚古谚语

目 录



楔 子	001
第一章 八角帽和匕首	004
第二章 皮肤开始说话	073
第三章 “火车司机”鲍里斯	095
第四章 我的生日	101
第五章 少年犯监狱	222
第六章 卡苏莎	250
尾 声 自由	349
注 释	369

楔 子

我知道，那是完成不了的。但是我还是要从头开始。

那天，我们跑过那些坍塌破败的房屋，在如此近的距离朝敌人射击。从那一刻起，我们就差不多已经把他们握在手掌心里了。

我们全都筋疲力尽。伞兵们轮流工作，但我们却在那儿慢吞吞的，我们已经三天没有合眼了。我们像海浪一样席卷而过，没有给敌人留下任何休息的机会。不是向他们发起攻击，就是组织起来抵抗他们的进攻。我们始终在战斗，战斗。

那天，我爬上那栋楼的顶层，去清除敌人的最后一挺重机枪。我们把两枚手雷扔了过去。

尘土从屋顶上扑下来，我们什么也看不见。我们发现，我们和敌人伸手可及，近在咫尺，但都像瞎眼小猫一样在灰暗而阴沉的云团中乱撞，到处都是碎屑，空气中充斥着硝烟的气味。

在N地区的那些日子里，我还从没在如此近的距离内向任何人开过枪。

与此同时，我们的上尉在一楼抓了个俘虏，干掉了八个敌

人。全都是他一个人搞定的。

当我和休一同下来时，我完全搞蒙了。诺索夫上尉正提醒莫索科夫留神那个阿拉伯俘虏。那时，拉德尔与泽尼斯正在排查地窖，看里面有没有敌人。

我挨着莫索科夫坐在楼梯上，那个惊恐的俘虏就在我们的对面。俘虏试图向我们讨饶。莫索科夫没有理他，他疲倦得睡着了。大家都很疲倦。上尉刚一转身，莫索科夫就拔出他的手枪——他缴获的奥地利格洛克手枪——他傲慢地瞥了一眼俘虏，就朝他的头部和胸部开了枪。

上尉转过身有些怜悯地看了看他，什么也没有说。

莫索科夫再也没有精力了，就在死者的旁边坐了下来，闭上了眼睛。

上尉看看众人，就像他是第一次碰到我们一样，然后说道：

“今天已经差不多了。每个人都回到车里！大家在防线后面去休息一下。”

就像僵尸一样，我们一个接一个地走了出去。我们卸下装备，扔进了车里。我的头很沉重，我确定如果我一停下来，它必定会爆炸。

我走到防线后面，这个区域由我们的步兵掌控。我们立即就睡着了。我甚至连夹克与弹药带都没有来得及脱，就像一个死人一样地睡着了。

不久之后，莫索科夫用卡拉什尼科夫步枪的枪托在我胸膛的夹克上蹭了蹭，我就醒了。我慢慢地、不情愿地睁开双眼，向四周看了看。我努力想了一会儿，才记起我是在哪儿。我的注意力一点儿都集中不起来。

莫索科夫看起来很劳累。他嘴里嚼着一片面包。天已经黑了，也不可能知道那时是几点钟了。

“怎么回事？我们睡了多久？”我疲惫地问莫索科夫。

“我们根本就没有睡，兄弟……我想我们还会在这儿待不短的时间。”

我用双手紧紧捂住脸颊，试图集中心神，理清思绪。我想睡一觉，我太累了。我的裤子又脏又湿。我的夹克有一股汗水和泥土混合的气味。我太累了。

莫索科夫走过来弄醒了其他人：

“快点，小伙子们，我们马上就出发……马上。”

他们都沮丧极了。他们都不想爬起来，但还是竭尽全力站起来，嘴里还骂骂咧咧。

诺索夫上尉手拄着齐耳高的手杖，迈不开步。他身后的步兵，就像一只哈巴狗一样尾随着他，那步兵的背包里有一部电台。上尉非常愤怒，他在电台前反复说着什么。这是三天以来我们第一次休息，我们都已经累得不堪忍受了。但他的努力是徒劳的，毫无疑问，诺索夫最后是这样说的：

“是的，上校同志！确认！命令收到！”

上校命令我们回到前线。

我甚至都不想去考虑这件事。

我走到金属水罐面前。我一下子把两手伸进水里，这让我浑身轻微激灵了一下，罐里的水寒冷彻骨。我屏住呼吸，又把脑袋放进水里，一直淹到脖子。

在水里的时候，我睁开眼睛，罐子里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到。

不行，我猛地从水里拔出脑袋，大口喘着气。

水罐中所看到的黑暗深深地震撼了我。我想：也许死亡正是如此——无尽黑暗且不能呼吸。

我靠在水罐上，审视着周围，罐子里的水摇曳着，揉碎了我的脸。从那一刻起，我对生命就有了更新的认识。

八角帽和匕首

第一章

在德涅斯特河畔，下河区的一月份正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街上的人们把自己裹得像一个木乃伊；孩子们则像一个个胖嘟嘟的玩具，穿的衣服很难数得清，但是很暖和，只有他们的两只眼睛露了出来。

这个季节下雪是常事。白天变得很短，夜晚来得很早。

我就出生在这个季节，而且是脚先出来。毫无疑问，在古斯巴达时期，像我这样身体虚弱的家伙就只能扔到野外等死了。但我却被人们放进了一个保育箱。

仁慈的护士告诉我母亲说：“就常识来看，这婴儿是很难活下来的。”母亲听了悲戚难忍，就用一个奶嘴吸了她的奶，放到保育箱中。那对她来说真是一段黯淡的日子。

从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那一天起，我就是父母压力与担忧的源头，而且大家都习以为常了（母亲更是如此，因为父亲从来就没有真正关心过什么东西，他过着罪犯一样的生活，抢劫银行，然后在监狱待了很长时间）。我都不知道我小时候到底弄伤自己多少次了。这很寻常，因为我住在那样一个充满暴力



的社区——这儿充斥着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就流放到此的那些十恶不赦的罪犯。我的人生就在这儿——下河区——这个罪恶的城市，人们就像大家庭里的人一样住在一起。

我小时候并不喜欢那些玩具。当我四五岁的时候，我喜欢偷偷地溜进屋里，偷看我的祖父或叔叔在那儿一件件擦拭他们的武器。他们常常擦拭枪支，非常的小心谨慎，而且极其虔诚。叔叔常说，武器就像女人一样——假如你对她们不够关心，她们就会对你冷冰冰的，还会背叛你！

家里的武器保存在一个特别的地方，所有的西伯利亚人都是这样存放他们的武器的。这就是所谓的“私人”的枪支——那些西伯利亚罪犯每天都带在身上，随时准备使用——就放在“红神龛”里，就是悬挂家族神像的墙上，也就是放置那些死去或入狱的亲人相片的地方。神像和相片的下面有一个搁物架，上面蒙着一块红布。这个地方常常也放着大约一打的西伯利亚式十字架。无论什么时候，一个西伯利亚罪犯进入屋里，都会径直走向红神龛，拔出他的枪，放到那个搁物架上，然后在胸前画个十字并放一个十字架在那把枪上。还有一个古老的传统，那就是在西伯利亚人的房子里绝不能使用枪。假如不幸在那屋子里拔枪走火了，那房子就不能再住人了。十字架扮演着仁慈的封印，只有当那个罪犯离开屋子的时候才能被移开。

每个人都把他们自己的枪称作“情人”“姑奶奶”“大家伙”“绳索”，我不知道这些字眼儿还有什么更深的意思没有。在他们的眼里那就是些武器，如此而已。它们并不是什么被崇拜的东西，就像那些古代的长矛、传统的刀具一样。简单来说，枪支也就是一种交易的工具。

屋里除了存放有私枪，在屋子周围还藏有其他武器。西伯利亚罪犯把武器分为广义的两类：“诚实”的武器与“邪恶”的武

器。“诚实”的武器仅限于在森林中狩猎时使用。根据西伯利亚的道德法则，狩猎是一个纯洁的仪式。在此时，人们返回到上帝造人时的那种无罪的原始状态。西伯利亚人绝不会为了找乐子而猎杀动物，而是为了填饱肚子才开枪的，而且也只有那些密林深处才会开枪，这茂密的森林就是泰加林^[1]（Tayga）。他们从来不在那些不能猎杀动物的地方获得食物。如果西伯利亚人在森林里待了超过一周，通常他们也只是杀一只野猪充饥，其他时间都是在匆匆赶路。就狩猎来说，不能从中获取个人收益，只能为了生存。这一教义影响了整体的罪犯戒律。这决定了罪犯们的行动是恪守谦逊与简朴，以及尊重西伯利亚雪林里每一个生命存在的自由，而也正是这些东西构成了罪犯们共同的道德基础。

用作狩猎的“诚实”的武器被保存在屋里一个特别的地方，也就是与屋主人和他们的列位先祖的装饰华丽的狩猎腰带放在一起。在那儿，猎刀高悬在腰带里，以及装着式样各异的护身符与异教法术的那些袋子。

“邪恶”的武器是指那些用作犯罪目的的家什。这类武器常常藏在地窖里或者隐匿在院子四周的难以发现的地方。每一件罪恶的武器都以一个十字架来封存，或者由那些在西伯利亚教堂中的施洗神祇来镇守着。

卡拉什尼科夫突击步枪是西伯利亚人的最爱。罪犯们对其每一款枪都用一个暗语来命名，没有哪个罪犯会用缩写或数字来暗指某一款枪，以及该款枪的口径或其所需的那种弹药。比如，旧式的7.62毫米口径的AK-47就被他们叫作“锯子”，而其弹药被称作“大头”。而最新的带有折叠枪托的5.45毫米口径AKS被他们叫作“望远镜”，而弹药叫作“嵌条”。而对不同类型的弹药筒也有相应的称号：底部很沉而尖缘黑色的就被叫作“胖子”；尖缘白色的穿甲弹就被叫作“蜗牛”；弹身红



色而尖缘白色的就被叫作“焰火”。

其他武器以此类推：精确步枪被叫作“钓竿”，或者叫“镰刀”。而内置了消音器的枪管被他们叫作“鞭子”。而消音器却被他们称作“靴子”“终点”或者“山鹑”。

根据传统，“诚实”的武器和“邪恶”的武器不能够放在同一间屋里。否则，“诚实”的武器将受到彻底感染，不能再使用了，因为再用它将会给整个家庭带来厄运。于是这把枪必须通过特别的仪式去除其“邪恶”，不再使用。用生过孩子的床单把它包起来，然后埋到地下。根据西伯利亚信仰，分娩象征着积极而正面的力量，因为新生儿是纯洁的，他们不知道何为罪恶，而纯洁的力量能将不幸密封起来。在这些埋葬遭到抛弃的武器的地方，人们常常在上面种上一棵树，如果那枪的“诅咒”开始发生作用，那它摧毁的将是那棵树，而不会再到处寻找它想毁坏的对象了。

在我父母的房子里，到处都是武器；我祖父专门有一间屋子用来存放那些“诚实”的武器：各种型号与口径的步枪，难以计数的刀具以及各种种类的弹药。我只有在有成年人陪伴的情况下才能走进那间屋子，一旦有机会进去，我总是赖在那儿舍不得走。我双手擎着那些武器，仔细研究它们的每一个部件，然后成百上千的问题就冒了出来，直到他们叫我住嘴：

“别问了！再等等吧。你长大了之后，就可以自己一试身手……”

毋庸多言，我是一刻钟也不愿意等了。

当祖父和叔叔手拿武器的时候，我入迷地看着他们手中的武器，当我触摸它们的时候，它们对我来说就像被赋予了生命的活力一样。

祖父也常常叫我坐到他旁边，然后他会在桌子上放上一把老式托卡列夫手枪——那是一种很酷且威力很大的手枪。对我

来说，它是所有武器中最令我心醉的武器了。

“呃，看到了吗？”他会说，“这不是一把普通的枪。它就是魔法。如果一个警察走近了，你还没有去扳触发器，它就自己向警察开枪了……”

我真的相信那手枪有那种魔力。曾有一次，警察来搜查我们的家，我就干了一件蠢事。

那天，父亲在中部待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回来，他在那儿抢了押钞车。午饭后，全家人都来了，还来了些关系亲密的朋友，男人们坐在桌旁，大侃特侃那些犯罪事迹。女人们都待在厨房里，洗着那些碗碟。人们谈笑风生，有的讲着过去的那些往事，有的还唱起了那些西伯利亚小调。我和祖父一起坐在长凳上，手里还端着一杯热腾腾的茶，一字不漏地听着大人們的谈话。与其他社会不同，西伯利亚人尊重小孩，成年人在他们面前可以自由地谈论任何话题，不用装模作样地故作高深。

突然，我听到女人们尖叫起来，接着是许多愤怒的呵斥声。几秒钟之内，屋子里就站满了警察，他们全都蒙着脸，黑洞洞的卡拉什尼科夫步枪指着我们。他们中的一个人走到祖父面前，用枪推了一下祖父的脸，厉声吆喝，他声音中所表达的意思是一清二楚的：

“你看什么，你个愚蠢的老东西？告诉你，眼睛要看着地面！”

我并没有被他们吓住。这些人还吓不倒我——全家人在这儿，让我感觉很有底气。那个男人对祖父说的话，让我恼怒万分。有那么一会儿之后，祖父不再看着那警察，但是他的头还是挺得直直的，并大声对我祖母说道：

“斯韦特兰娜！斯韦特兰娜！进来，亲爱的！你帮我给这个人渣传个话儿！”